

§ 山雨欲來(3)

沒有月亮的夜晚。

海風從南方爬上山坡，穿過橄欖林與低矮石牆，在屋舍之間發出乾燥的聲音。遠方港口的火光像一排低伏的星，忽明忽滅。

城內一座石廳。

門已關上，內側用木樁抵死。兩名奴隸守在外頭，低著頭，連呼吸都壓得很輕。

裡面沒有笑聲。

火把插在牆上，火舌不穩，影子在石面上拉長又縮短。長桌旁坐著八人，都是島上最有權勢的男人——船隊的主人、葡萄園的持有者、放債者與神廟的捐獻人。

沒有平民。沒有記錄。沒有未來。只有此刻。

「米蒂利尼還沒死。」

說話的是德摩尼庫斯。他的聲音不大，卻讓所有人停下了手中的動作。

遠方的陰影在此刻被說出名字：Mytilenean Revolt

「但快了。」克里提亞斯回應。他的指節輕敲桌面，一下一下，像在計算時間。

「你怎麼知道？」德摩尼庫斯盯著他，「雅典可能會寬恕。他們需要盟友，不需要廢墟。」

克里提亞斯沒有立刻回答。他的目光從桌邊滑過，落在每個人的臉上一一停留得剛好夠久，讓對方不舒服。

「你真的相信他們會仁慈？」

沒人回答。

火光跳了一下。

「如果他們寬恕，」德摩尼庫斯繼續說，「那我們任何動作都會變成叛亂。而叛亂的下場——」

他沒有說完。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

屠城。奴役。名字被抹去。

「如果他們不寬恕呢？」另一人低聲問。

空氣變得更重。

就在這時，克里提亞斯抬手，輕輕敲了一下桌面。

門外傳來一聲短促的對話。木樁被移開，門開了一道縫。

一個陌生人走了進來。

他穿著東方樣式的長袍，布料柔軟而沉，與這些希臘人的粗織衣完全不同。他沒有行禮，只是站著。

門重新關上。

德摩尼庫斯的眉頭立刻皺起來：「這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克里提亞斯說，「我們不只在等消息。」

陌生人向前一步，從袖中取出一只小袋，放在桌上。

聲音很輕。

但那一瞬間，所有人的呼吸都變了。

袋口沒有打開，可是金屬的重量已經說明了一切。

陌生人終於開口，語氣平穩，帶著外來的節奏：「大王不喜歡不穩定的海域。」

他停了一下。

「但他願意幫助朋友……讓局勢穩定。」

他沒有說「波斯」。也沒有說「金援」。

但這兩個詞，像影子一樣，在每個人的腦中浮現。

德摩尼庫斯的手緊了一下。

「這會把我們帶進另一場戰爭。」

「我們本來就在戰爭裡。」克里提亞斯冷冷地說。

「不一樣。」德摩尼庫斯回擊，「這一次，我們站在前面。」

「還沒。」克里提亞斯說。

這句話讓幾個人抬起頭。

「我們不是現在起義。」他慢慢地說，「我們要的是——當消息傳來的那一刻，我們已經準備好。」

火光映在他的臉上，讓輪廓變得鋒利。

「不是去選擇命運，」他低聲說，「而是利用它。」

沉默。

然後，菲羅斯開口了。

他是這裡最年輕的一個，眼睛卻沒有年輕人的清澈。

「如果……」他看著那袋金子，喉結動了一下，「如果他們真的屠了米蒂利尼呢？」

沒人回答。

但這句話本身，已經把房間分成了兩半。

德摩尼庫斯看向他，像在看一個即將墜落的人。

克里提亞斯則微微一笑。

「那我們就知道，」他說，「這個世界還講不講力量。」

會議沒有結論，至少表面上沒有。

門再度打開時，風已經轉冷。奴隸不敢抬頭，只看到一雙雙腳走出來，步伐不一——有人急，有人慢，有人停在門口片刻，像在重新衡量自己的人生。

那袋金子不在桌上了。

遠方，列斯堡島(Lesbos)。

圍城仍在繼續。飢餓像一隻無形的獸，正在城內緩慢地進食。

而決定命運的，不只是城牆內的人，
還包括那些在黑暗中數著金子的手。

這一夜，沒有血。

但幾條命運已經改道。

而沒有人，能再把它們帶回原來的河床。

後記：

1. 米蒂利尼(Mytilene)是 Lesbos 島的主要城邦，試圖推翻雅典的統治。428BC 雅典開始攻擊米蒂利尼，427BC 夏初雅典打敗米蒂利尼，剛開始是決議如斯巴達般處死所有男人，後來公民大會決議只處死帶頭將領而有著名的[米蒂利尼辯論](#)。

此時是 427BC 春天，米蒂利尼接近敗亡中。

2. 波斯帝國曾經跨歐(色雷斯一帶)亞(伊朗、高加索、兩河流域)非(埃及)洲，現在的伊朗基本上就是古波斯文化與核心區域的延續。

所以前一陣子，川普說要消滅一個古文明，頗有亞歷山大大帝的意味，只是最近行徑卻當起[海賊王](#)。